

白

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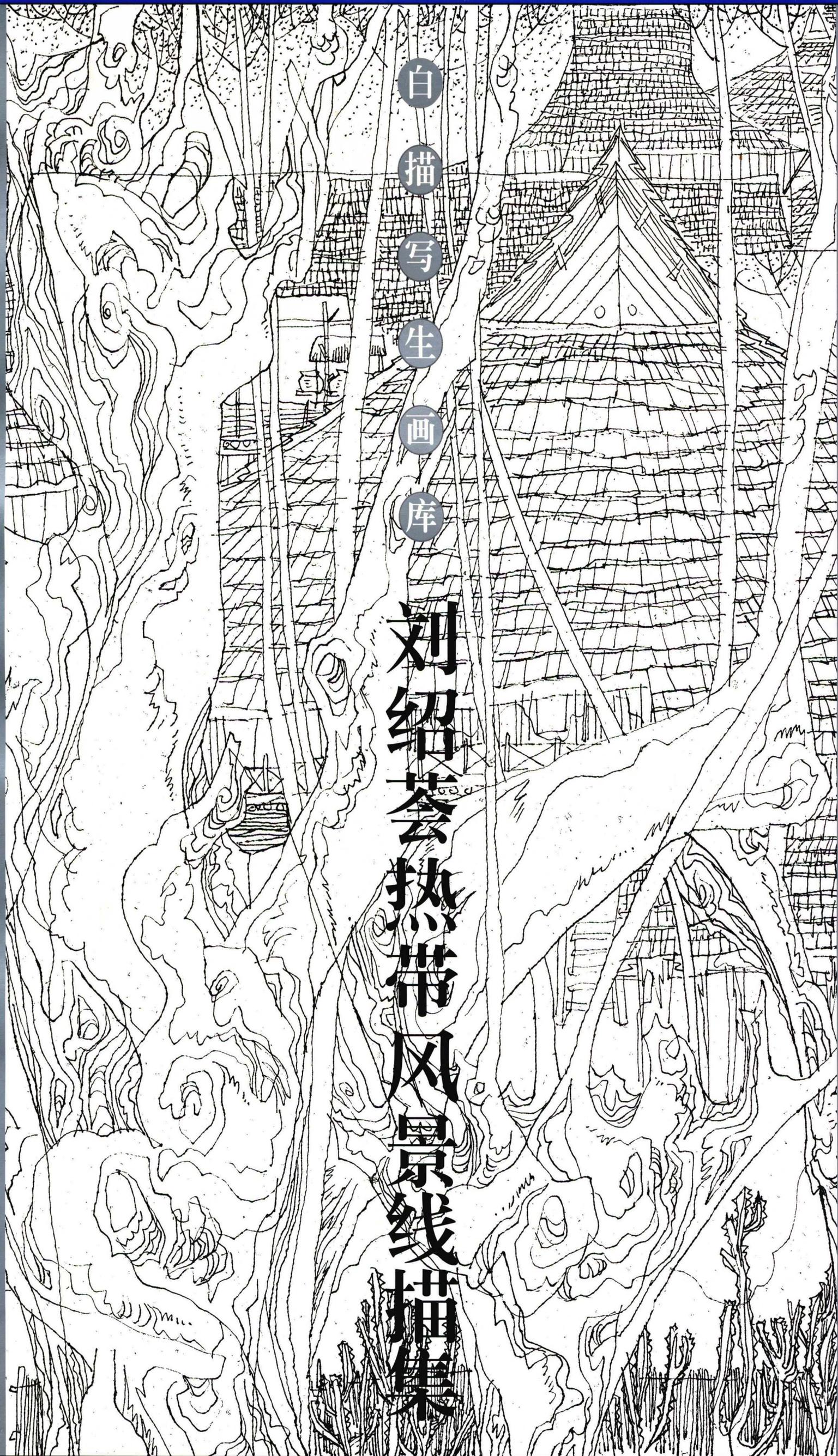
写

生

画

库

刘绍荟热带风景线描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绍荟热带风景线描集 / 刘绍荟绘. — 南宁: 广西美术出版社, 2003. 12

(白描写生画库)

ISBN 7-80674-453-3

I. 刘... II. 刘... III. 白描—风景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15586号

白描写生画库

《山水白描写生》

《植物白描写生》

《花卉白描写生》

《禽鸟白描写生》

《走兽白描写生》

《赵秀焕花卉白描写生》

《张德泉花卉白描写生》

《颜梅华舞蹈白描写生》

《黄格胜山水线描集》

丛书名: 白描写生画库

书名: 刘绍荟热带风景线描集

策划: 苏旅

责任编辑: 林柳源

装帧设计: 阿西胡马

出版发行: 广西美术出版社

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(530022)

印制: 广西地质印刷厂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8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04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674-453-3/J · 315

定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刘绍荟 著

白
描
写
生
画
库

刘绍荟热带风景线描集

广西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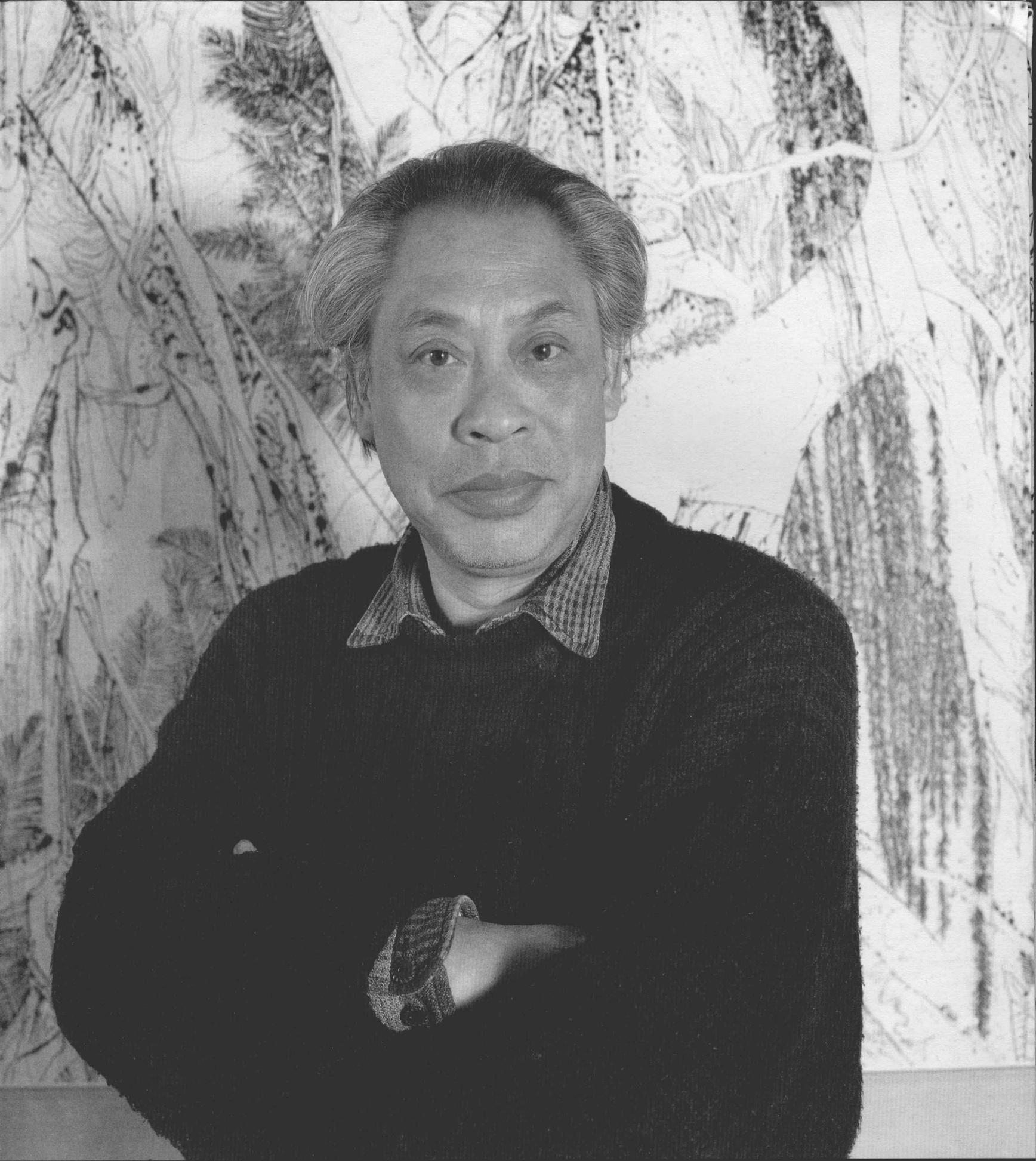
17321

9605
5076

96

刘绍荟，男，1940年8月生，湖南长沙人。1965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（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）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现任桂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、桂林中国画院第一副院长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教授。

刘绍荟毕生从事中国传统装饰绘画的研究，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、学识和功力。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，刘绍荟又在传统装饰绘画的基础上，注入了现代新理念，把西方现代艺术的优秀养分吸收进来，从而在新创立的“现代重彩”这种新样式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，并成为“云南画派”的原创者之一。近年来，他出版的专著和入选的合著有30余种，设计的封面、插图近200余种，获奖20多次。他的作品入选第五届、第六届、第七届、第九届全国美展；装饰画《菩萨》入选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·水粉卷》；插图《召树屯》入选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·插图卷》；《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》封面设计入选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·书籍装帧卷》；用“现代重彩”风格设计的《火童》美术片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、金鸡奖和日本广岛国际电影节一等奖；“现代重彩”风格的连环画《灯花姑娘》由外文出版社用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五国文字出版向世界发行，并由国家推荐参加意大利国际儿童图书插图大赛…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刘绍荟用现代重彩风格设计的以桂林灵渠为题的邮票1998年12月1日由国家邮政部正式向全国发行，为广西和桂林争得了荣誉。刘绍荟的作品还多次在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、保加利亚、韩国和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地展出。作品《长青》被美国纽约波克林博物馆展出和收藏。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学院著名评论家柯·珠恩教授编撰的《云南画派——中国绘画的文艺复兴》大型画册把刘绍荟作为创始者之一列入专辑。刘绍荟的业绩收录于《剑桥名人传记中心》、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

关于线描

对于画中国画的人来说，如何用线是一门大学问。线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、生命意蕴乃至画品画格，从古到今，已被艺术家们探究了千年以上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线又是极简单的，一个三岁小孩，混沌未开，拿过画笔就天然地知道画线。因为线就是点的运动痕迹，而流动性则是它天生的特征，因此，线描对于中国画家来说，它也是基本功，是看家本领，是贴近生活的表现武器。我这次拿出来的线描作品，有些就是写生素材，有些是课堂教学的练习。本来已封存多年，突然被苏旅先生发现，说是可以出一本集子。我想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也许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吧。

风景线描这一部分，绝大多数是在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的写生作品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那正是我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的年龄，一沉下去就连续画了两个月。回忆当时的情境，天天置身于大自然的环抱之中，宛如隔绝尘世，似有一种超脱凡俗的圣洁之心，只与天地、植物和绿色同在。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植物，真是美轮美奂。它的结构具有天然的装饰美感，而姿态又是那样的婀娜多姿，这种“齐而不齐”的形式美感有着如同人体一般的异曲同工之妙。更让人震撼的是，整个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就是一片线的世界：白色的藤条缠绕在粗重的榕树气根之上，盘根错节，纵横交错，宛如张旭的草书笔法划破那密密麻麻、斑斑点点的一片混沌，那是长线、短线、粗线、细线、刚线、柔线、涩线、流线组合而成的森林大乐章，以它浑厚、深沉而铿锵的旋律赋予了大自然最神奇的魅力……

可以这样说，你不用线，你就无法下笔表现这一片眼前的苍茫世界。回忆起来，我探索用线来表现热带雨林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。面对纵横交错、繁复层垒的森林世界，首先要摒弃光影的干扰，运用“从结构出发”的观察眼光直击物象。这里容不得半点的浮躁之心和所谓“大师气度”的一挥而就，必须老实地、一点一滴地从一枝一叶画起。一棵树画几个钟头是常有的事，汗流浹背和被蚊虫叮咬更是家常便饭的考验。而信心和耐心也就从这一笔一划中逐步地树立起来。更要紧的是，要记往自己不是在画植物标本，而是要通过线把自然生态那鲜活的生命和形式感表现出来，这也就注定了自己必须灌注全部的情感和主观意

念：构图、构成、取舍、疏密、黑白、方圆、流涩……

情由景生，情景交融而成意境。当热带雨林的王国不再是眼中所见而逐渐为心中所生之时，我不再为焦点透视所困，而采用了“挪移大法”把景物在运动中进行了重新组合。单元仍是那实景中的单元，但构成的“新景”则为我心中的再造，这一部分也许可以称之为“作品”。当然，能让自己真正视之为作品的是最后两幅最大的白描：《藤之恋》和《林之歌》。石涛说：“行远登高，悉起肤寸。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。即亿万万笔墨，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。”藤是线，林是点，从一点一线画起，生发出亿万个点、亿万条线。这一点一线所构筑的就是热带雨林的灵魂。我找到了一种植物做笔，这植物的干茎蘸墨后在高丽纸上逆行，既能画出有金石味的线，又能天然地弹出墨点，这大大地激发了我的灵感。于是，我凝思聚想，一挥而就。这两幅大白描可谓是一气呵成，其痛快淋漓酣畅的感受至今难以忘怀。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的天才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凝聚了我两个月来的情思和汗水，亿万个点、亿万条线回归为一。

1985年，我从喧嚣混杂的深圳调到了桂林。桂林清新的山、清新的水、清新的空气涤荡了近一年来深圳留给我的浑浊之气，我感到又重归自然。站在叠彩山顶上，桂林城山交叠，漓水波光粼粼，一种不可遏制的写生冲动油然而生。于是，我环城360度以线写生，把桂林城的山山水水尽收眼底，诞生了白描长卷《叠彩远眺图》。这仍是我热带雨林线造自然的延伸，但也预示着我新的艺术之路将从这里开始。

古老的《周易》建构起中华古代的时间美学观，即尚“变”美学观。易者，变易也，世间一切都在变化流迁，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无休的大历程。这变化，是时间的推移，是线性的流动。因此，流动的线不仅仅是物理属性的运动痕迹，而应该视为宇宙和生命本质的存在方式。

刘绍荟

2003年7月14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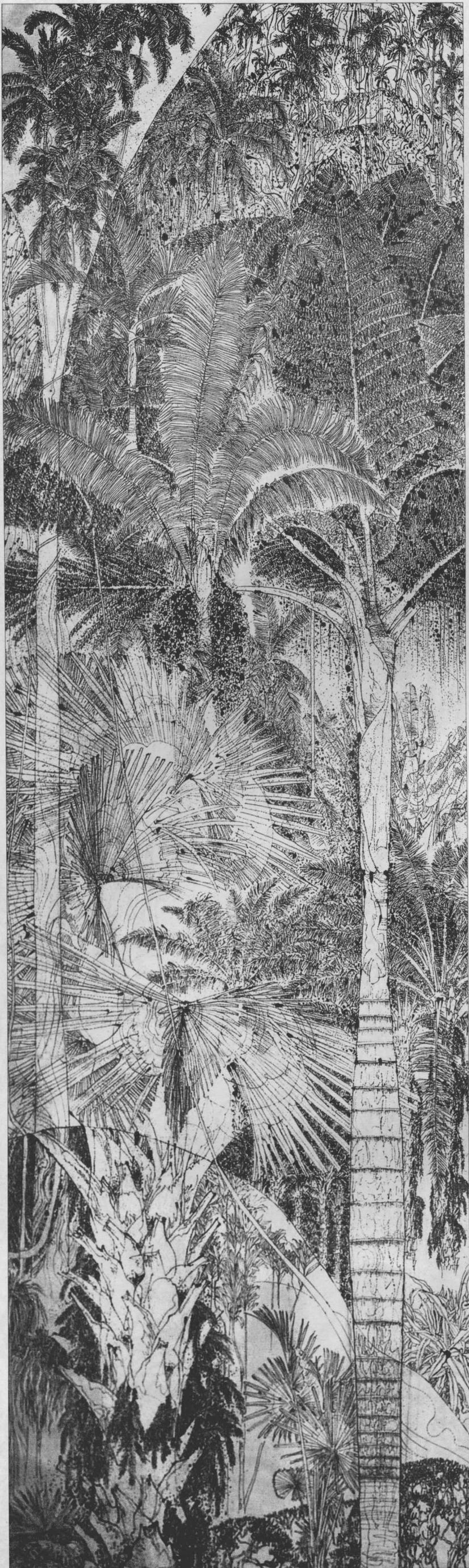
藤之恋 100cm × 300cm 1980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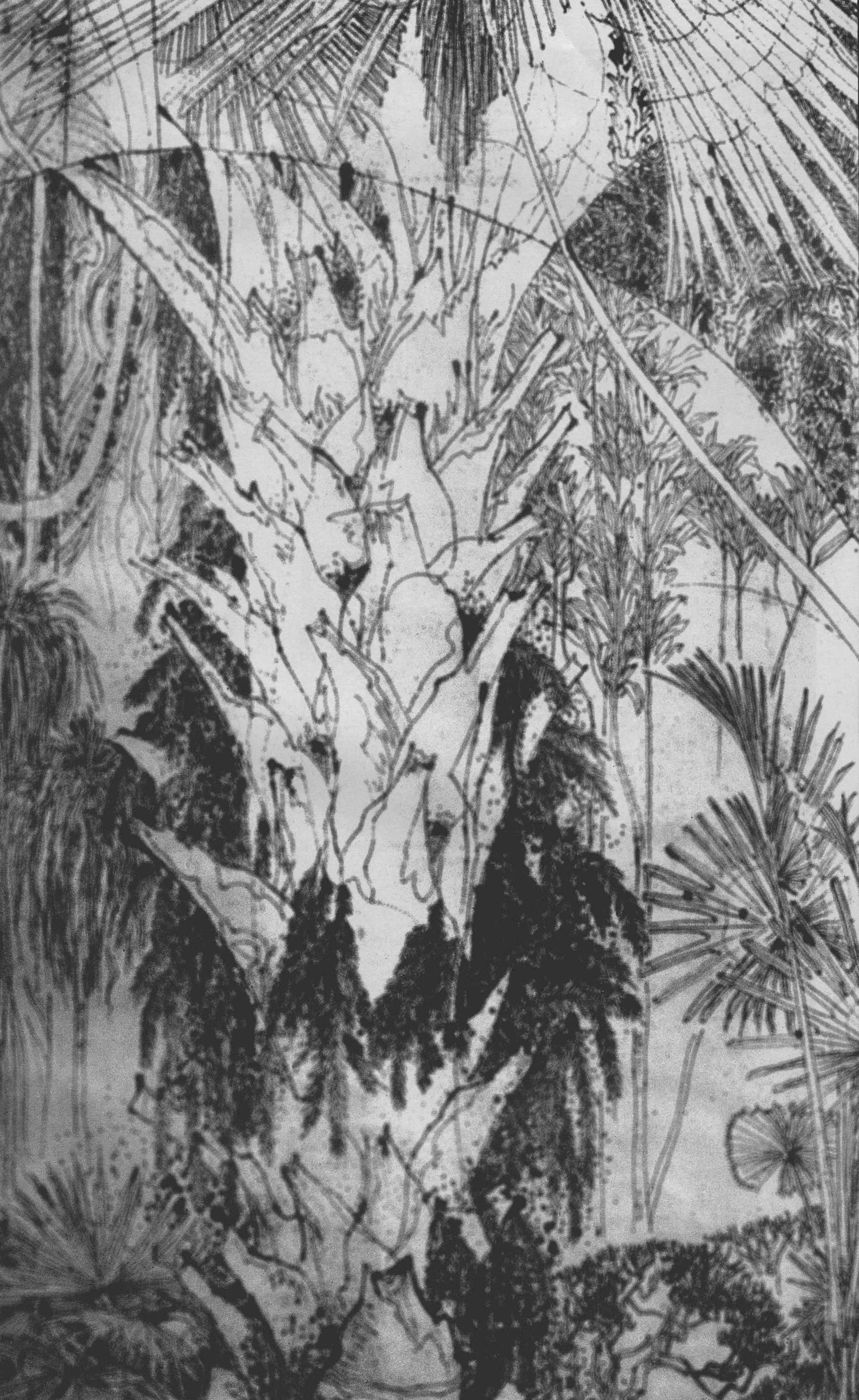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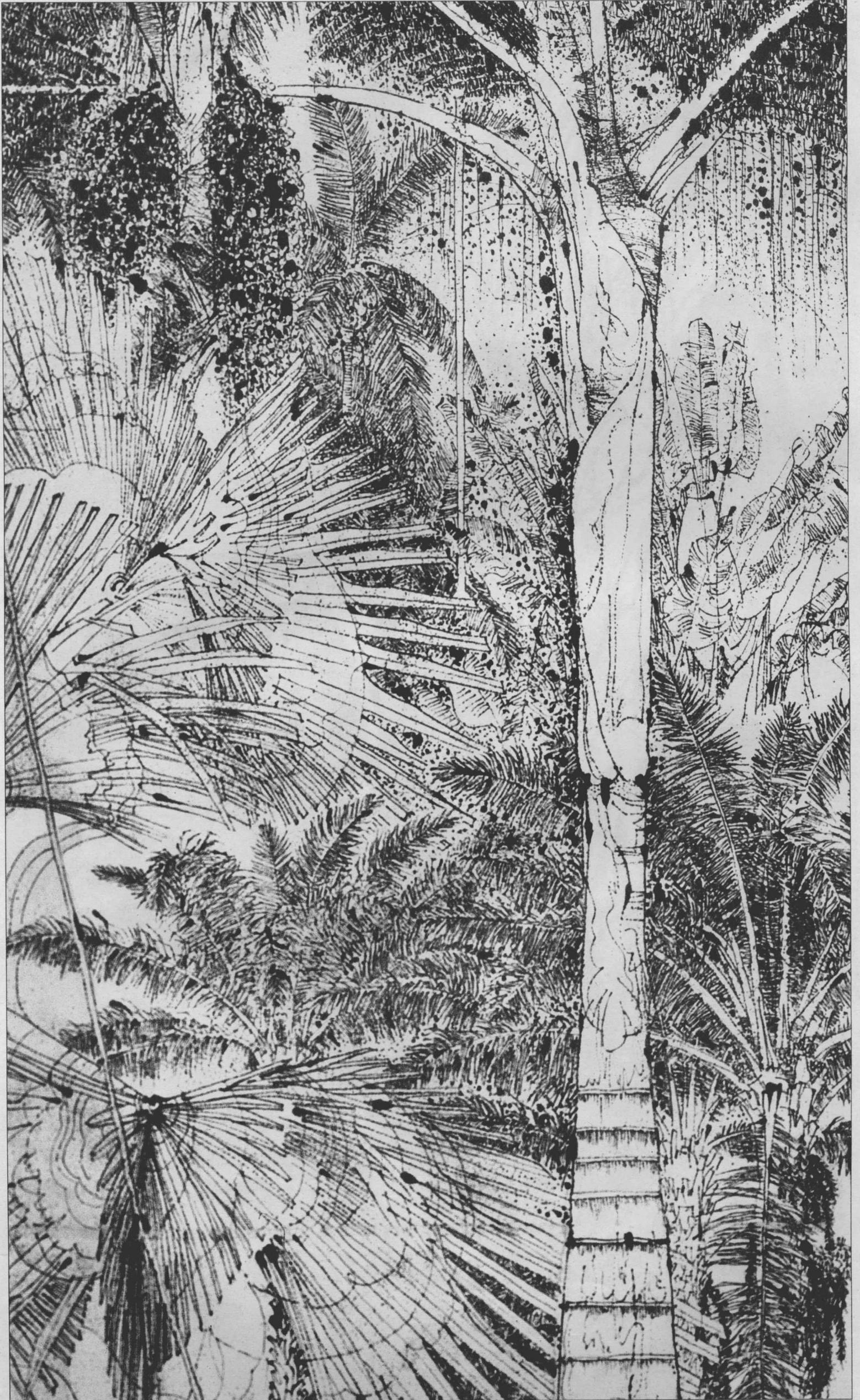
藤之恋 (局部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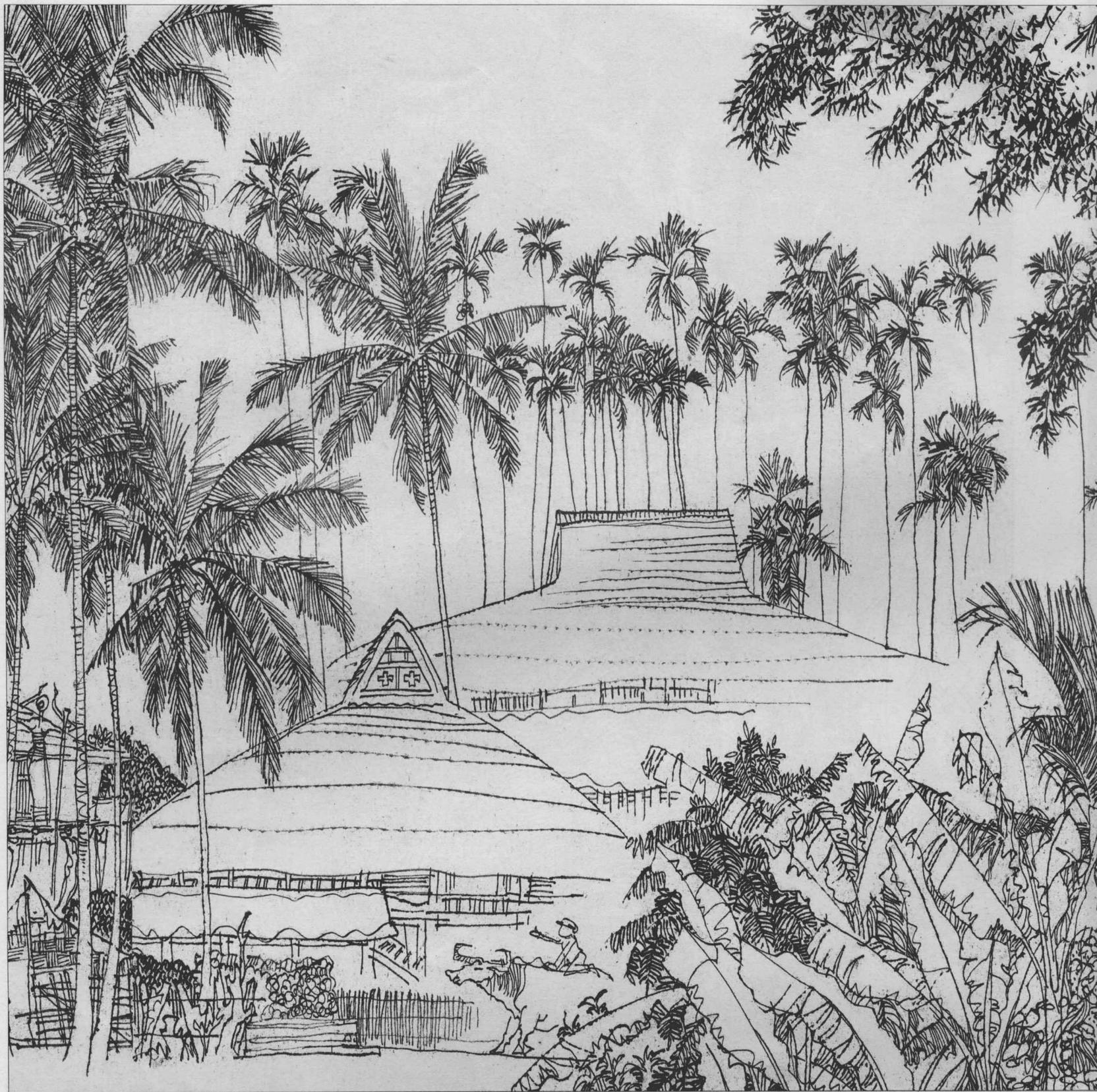
林之歌 300cm × 100cm 1980年

11、12、13页：林之歌（局部）









橄榄坝（局部）

西双版纳孔雀之尾——橄榄坝 39.5cm × 197.5cm 1980年



